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六 叢 話

附 選 詩 叢 話

(二)

孫 梅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四 六 叢 話

附選詩叢話

國學基本叢書

四六叢話卷十

表五一

表以道政事達辭情。文心論之詳矣。粵自孔明出師。忠懇而純篤。劉琨勸進。慷慨而壯激。並傾寫素志。不由緣飾。羊祜讓開府。婉轉以明衷。庾亮讓中書。雍容而敍致。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自爾以後。雖雕華相尙。手筆踵增。樹榦立楨。其則不遠已。夫人臣瀝悃聞天。積誠寤主。進伏蒲以敷奏。退削藁以陳詞。質而無華。不弔周勃之木強。文而失實。是猶舍人之俳詞。誠榮辱之樞機。從違所倚伏。封囊摺笏。罔勿兢兢。必且熟精經子。導禮教之深源。流覽史書。究古今之大體。鹿鳴天保。一唱而叩心。石室金縢。三復而流涕。忠孝之情。鬱於中而發作於外。詩書之氣。相其質而旁達其華。自然匡劉經術。左右逢源。揚馬才情。馳驅合範。由是屏營齋沐。仰干咫尺之顏。濡染淋漓。備用三千之牘。使溫恭之美。著於黼裳。篤業之忱。形諸簡墨。以之陳謝。則句隨寸草偕春。以之請乞。則字與傾葵共轉。以之薦達。則好賢如縑衣不啻口出。以之進奉。則宮廷繪無逸曲。牖淵衷義等格心。功同造膝矣。抑又有難焉者。潮陽遷客。蛟鱷爲羣。南海歸臣。瘴烟萬里。謠詠方深。其聲雷霆未霽。其威鉞哀切。則猶似刺譏。致禱祈則適遭忌嫉。畏首畏尾。將吐將茹。而乃長悽累歎。低徊動聖主之憐。遜志含章。悻悻解當塗之媚。此其苦心獨運。良復逸迹難追。又或事有難言。情彌疾首。冀微言以覺寤。匪諧隱以爲儕。如獻可

因彈姦求去。託喻風痹。歐公爲新法蹈愆。興言改過。所謂言之無罪。聞者足戒。非耶。至於人臣遺表。述哀敍戀。尤屬所難。爲黨人而辨雪。義山不能代其師。錄恩賜以上陳。晉公不能委其客。況夫當白刃之交前。令狐以挾辭戢變。恨青編之失實。端叔以代奏除名。可以見文章之有用。而詞豪之傑出也。然則四六之用。表奏爲長。鋪觀往論。尤多凡例。尙書箋奏。儀曹獨擅其能。使府文辭。玉溪交馳其聘。靈根夜吠。一語知名。法駕前驅。單詞入選。有味乎言之舉隅焉可也。不然。讀千首之賦。製九州之箴。多也奚爲。敍表第五。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一作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卽授爵

之典也。至太甲旣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

元作

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

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

一作表 天下第一竝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元脫從命，是

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竝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一作制巧，隨變生趣，

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儔。元作儔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

世珍鷦鷯，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一作冊序志顯類，有文雅

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竝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元作文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

曲，旣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元脫一爲本者也。是以

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醴。然懇

惻元作愀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元作情出。使一作情爲文風，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

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一作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文心雕龍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

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東觀漢記唐張彥遠敍畫之興廢彥遠家代好尚名迹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鎮太原不能承奉中貴爲監軍使內官魏宏簡所忌無以指其瑕且驟言於憲宗曰張氏富有書畫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駭不敢緘藏科簡登時進獻乃以鍾張衛索真蹟各一卷二王真蹟各五卷魏晉宋齊梁陳隋雜蹟各一卷顧陸張鄭田楊董展泊國朝名手畫合三十卷表上曰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觀夕覽收鑒於斯陛下睿聖欽明凝情好古聽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歷代共寶是稱珍絕其陸探微蕭史圖妙冠一時名居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又別進元宗馬射真圖永寶府司馬陳宏畫表曰元宗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遊畋必存繪事豈止雲夢殪兕楚人美旌蓋之雄潯陽射蛟漢史稱舳艫之盛前件圖臣瞻奉先靈素所寶惜陛下旁求珍蹟以備石渠祖宗之美敢不獻呈詔答曰卿慶傳台鉉業嗣弓裘雄詞冠於一時與學窮乎千古圖書兼蓄精博兩全別進元宗馬射真圖恭獲披捧瞻拜感咽聖靈如臨其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況煩章奏嘉嘆良深其書畫並收入內庫世不復見其餘者歷代名畫記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

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祐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召問之。積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由是寂寞而歸。撫言溫憲。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同上

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慙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探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西陽雜俎

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於宮內柑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舉。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實。同上

唐武宗五載。忽患心熱之疾。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卽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疾尋愈。旬日賜萬金。仍加廣濟先生之號。帝從容問其丹何物。先生曰。赤城山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之昔歲。曾遊二山。獨獲兩寶。合鍊成丹。惟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於青城。不知所適。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卽時奏上。時恆州節度太尉王元逵。尙壽春公主。卽會昌之女弟。聞眞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卽遣寺人就加封驗。剪其傍樹。匝以朱欄。寶惜纖枝。有同月桂。當花發之時。防蜂蝶之窺耗。每以輕綃紗縠。遠加

籠罩焉。守樹者不勝艱苦。洎及秋實。公主必手選而進之。比達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雖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煩躁耳。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恆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擅美春林。縹蒂懸時。迴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得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也。蓋以其表有脆難勝口之句。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後以爲貢賦之常。縣官歲久。亦漸怠於寶守焉。耳目記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豪生頷。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岩穴。生樂堯世。死荷聖恩。開天遺事

裴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而不亂。因話錄

令狐楚傳。楚當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俱辟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鄭儋在鎮暴卒。軍中諠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刀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卽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由是名益重。舊唐書

案令狐文公於白刃之下。立草遺表。讀示三軍。無不感泣。遂安一軍。與宣公草興元赦書。山東將士讀之流涕。同一手筆。必如此始爲有用之文。四六所由與古文並垂天壤也。若以堆垛爲之。固屬輪輿虛飾。純以清空取勝。亦無非臭腐陳言。一言以斷之曰。惟情深而文明。沛然從肺腑流出。到至極處。自能動人。作之者非關文與不文。感之者亦不論解與不解。手舞足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令狐楚傳。開成元年。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於鎮。冊贈司空。諡曰文。楚卒前二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竭。然所懷未已。強欲自寫聞天。恐詞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同上

王建既誅。田令孜上表自陳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閭外。先幾恐失於穀中。舍人馮涓之之詞。涓宿之孫也。通鑑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正人賈御書至。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

爲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搆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

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北夢瑣言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有詔聽之。同上

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尅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

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余是以備錄之。容齋隨筆

昭宗召偃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賦。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詹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櫝玉。窮經有愧於藏金。遭遇清時。涵濡睿澤。峨冠振佩。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入金門之召。擊鉢謝捷。纂組非工。撫己循涯。以榮爲懼。金鑾密記

據湘山野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爲左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殢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已。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朵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致齊邱事先主爲相事。至嗣主時。爲太傅。植黨專權。後主暴齊邱事。穴牆給食。乃縊而死。諡曰繆醜。野錄所載其上表乞歸。謬矣。西溪叢話

先臣太平興國二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王惟濬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手舉御杯。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其略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家王故事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

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後山詩話

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司馬文正公日錄

靖康間。劉觀中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栗文縝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轡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蔥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四六談塵

靖康間。京兆尹程一作陳

伯起謝賜出守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一作設囊。豈有唐賢

之風度。汪彥章詞。同上

翟公巽一作大參以陳通一作東

之辭。自越謫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呂氏

之危。同上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兩惟元孫。予曰伯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兜。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同上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公意者。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邱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爲不及也。同上

周孟陽春卿。英宗宮僚。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議儲副時。英宗固辭。春卿就臥內諭意。上大悟。拜春卿牀下。遂正儲。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宫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孫公談圃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同上

蔡天啓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嘗與元祐諸公遊。遂遭斥逐。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閭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庚溪詩話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一州。輒爲西湖之長。鶴林玉露

九金聚粹。共圖螭魎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同上

林敏功子仁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元符末。詔徵不赴。與弟敏修居比鄰。終老。以文字相友善。敏修亦終身不舉進士。世號二林。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臥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尙友錄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尙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困學紀聞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

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爵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堆。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同上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適字。元仲魏明帝字。元豐末。皇弟侃一作封晉寧王。制全用熙

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晉寧。元本。同上。作晉寧。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若璩案。趙元鎮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同上。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竟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璩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同上

黃伯庸賀雪表云。招來衆俊。無晝臥洛陽之人。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同上

鄭威愍公驥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霑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同上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蜚之文。簡凝含醕之墨。餘蜚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淳醕出。文心雕龍。同上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隴。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同上

崔駟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同上

陸機薦戴淵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世說注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却掃編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明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前告猶寄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復力辭。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同上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正獻公旣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者。其後遺表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是云。同上

宣和中。先公在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在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鄴。久自安於外鎮。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同上

案唐書李鄴傳。爲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璀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鄴不喜由宦倖進。謂諸

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爲邦所重。維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爲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共八十人焉。同上

東坡既謫黃州。後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己知危。笑曰。畏喫棒耶。同上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由。必傳宣撫問。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常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云。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嘗聞念舊之言。同上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祕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邁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適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廬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游宦紀聞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

夢溪筆談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茆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表云。欲挂衣冠。尙低徊於末路。未先犬馬。倘邂逅於初心。尤佳。老學菴筆記

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同上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同上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子。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於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同上

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同上

宣和間。有詔表文語忌。詔云。朕篤奉先烈。表云。陛下德邁九皇。劄皇子文。有克長克君。此劉嗣明撰也。容齋隨筆云。京師二吏。一翰林孔目。不肯進克長克君之文。一太常書史劉班。奏用祭服充軍褐。吏云。在禮祭服弊則焚之。貴耳集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

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由進士，遂止。
清波雜志

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道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茗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藝苑雌黃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覽，白簡悟壬人之譖。」
翰墨叢說

先生謂東萊先生嘗稱曾子固謝朔日表云：「臣幸備藩維，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南豐之師也。」

更歎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
後耳目志

道家者流，爲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致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諲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獻者，諲卽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庭，上表云：「九天容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避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漬，臍迹盡露。上怒，黜諲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